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遼史拾遺卷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趙興文

遼史拾遺卷三

錢塘厲鶚　撰

本紀第四

太宗下

會同元年秋七月戊辰遣中臺省右相耶律蘇呼特爾格使晉臨海軍節度使趙思温副之册晉帝為英武明義皇帝

册府元龜曰晉高祖天福三年十月戊寅北朝命使以册寶上帝徽號曰英武明義皇帝左右金吾六軍儀仗兵部法物太常鼓吹殿中省扇傘等並出城迎引至崇元殿前陳列帝受徽號畢御殿受百官賀

秋九月庚戌邉臣奏晉遣守司空馮道左散騎常侍韋勲來上皇太后尊號左僕射劉昫右諫議大夫盧重上皇帝尊號遂遣監軍伊聶濟充接伴

五代史曰天福三年秋八月戊寅馮道及左僕射劉

昫為契丹册禮使辛丑歸伶官於契丹己未歸靜鞭官劉守威金吾𣃁契官王殷司天雞叫學生殷暉于

契丹

十一月甲辰朔命南北宰相及伊勒希巴就館賜晉使馮道以下晏丙午上御開皇殿召見晉使壬子皇太后御開皇殿馮道韋勲册上尊號曰廣德至仁昭烈崇簡應天皇太后甲子行再生柴册禮丙寅皇帝御宣政殿劉昫盧重册上尊號曰睿文神武法天啓運明德章信至

道廣敬昭孝嗣聖皇帝大赦改元會同

資治通鑑曰天福三年秋七月辛酉帝上尊號於契丹主及太后戊寅以馮道為太后册禮使左僕射劉昫為契丹主册禮使備鹵簿儀仗車輅詣契丹行禮契丹主大悅帝事契丹甚謹奉表稱臣謂契丹主為父皇帝每契丹使至帝於别殿拜受詔勅歲輸金帛三十萬之外吉凶慶弔歲時贈遺玩好珍異相繼於道乃至應天太后元帥太子偉王南北二王韓延徽

趙延壽等諸大臣皆有賂小不如意輒來責讓帝常卑辭謝之晉使至契丹契丹驕倨多不遜語使者還以聞朝野咸以為恥而帝事之曾無倦意以是終帝之世與契丹無隙然所輸金帛不過數縣租賦往往托以民困不能滿其數其後契丹主屢使止帝上表稱臣但令為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　薛居正五代史曰契丹遣使加徽號于晉晉亦獻徽號於契丹命宰相馮道充使及行將達西楼契丹主欲自出迎道

契丹羣僚奏天子無迎宰相禮乃止其名動殊俗也如此　阮閱詩話總龜曰晉天福三年與遼和晉祖曰當遣輔相為使趙瑩桑維翰未言以遼雖通好而反覆難測咸懼於將命馮道與諸公中書食訖分聽堂吏前白道言北使事吏入變色手顫道索紙一副書云道去即遣寫敕屬吏泣下道遣人語妻子不復歸家舍都亭驛不數日即行晉祖餞之語以家國之故煩耆德使遠道自酌卮酒飲之契丹以道有重名欲

留之命與其國相同列所賜皆相等遼賜臣下以象笏及臘月賜牛酒皆為殊禮道皆得之以詩謝云牛頭偏得賜象笏更容持王甚喜受賜悉市薪炭云北地寒老年不堪及還京師作詩五章以述使北之意其首章云去年今日奉皇華只為朝廷不為家殿上一杯天子泣門前雙節國人嗟龍荒冬住時時雪兔苑春歸處處花上下一行如骨肉幾人身死掩黄沙北中大寒賜襖貂襖羊皮貂衾各一每入謁悉披四

襖夜宿館中并霞三衾詩曰朝披四襖專藏手夜蓋三衾怕露頭　孫光憲北夢瑣言曰莊宗嫡夫人韓氏後為淑妃伊氏為德妃契丹入中原陷入北廷宰相馮道尊册契丹主帳殿宴席其國母后妃列坐同宴王嬙蔡姬之比也　李昭玘樂靜先生集記殘經曰南臺古剎有佛書數百卷多唐季五代時所書字畫精勁歷歷可喜有毘奈耶雜事一卷德妃伊氏所造唐莊宗次妃初神閔敬皇后劉氏以微賤得立歸

賜於佛性喜聚斂惟寫佛書饋賂僧尼而士卒不得衣食妃為此經豈非畏后所逼也後有印章曰燕國夫人伊氏蓋未進封時所製也唐製太后皇后未嘗有印凡封令書即太后用宮官印皇后用内侍省印而夫人不聞有用印之禮是時兩宮交通藩鎮使者旁午於道而恬不知禁則夫人私自鑄亦不為僭矣

按五代史稱德妃與韓淑妃居太原晉高祖反時為契丹所虜不知是經從何至也

三年 閏月

資治通鑑曰天福四年閏月壬申初義武節度使王處直子威避王都之難亡在契丹至是義武缺帥契丹主遣使來言請使威襲父土地如我朝之法帝辭以中國之法必自刺史團練防禦序遷乃至節度使請遣威至此漸加進用契丹主怒復遣使來言曰爾自節度使為天子亦有階級耶帝恐其滋蔓不已厚賂契丹且請以處直兄孫彰德節度使廷胤為義武

節度使以厭其意契丹怒稍釋

九月

册府元龜曰天福四年九月契丹使尼瑪哈來獻牛馬犬腊𩔰騠十駟

冬十一月

資治通鑑曰十一月戊子契丹遣其臣楊珠來使遂如吳越

三年　春正月

資治通鑑曰初晉帝割鴈門之北以賂契丹由是吐谷渾皆屬契丹苦共貪虐思歸中國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復誘之於是吐谷渾帥部落千餘帳自五臺來奔契丹大怒遣使讓帝以招納叛人帝遣供奉官張澄將兵二千索吐谷渾在幷鎮忻代四州山谷者逐之使還故土　鶚按吐谷渾奔晉通鑑係天福五年十二月事至逐歸故土係六年正月事遼史首尾差一年未知孰是

夏四月庚子至燕備法駕入自拱辰門御元和殿行入閤禮

宋敏求春明退朝錄曰唐入御宣政設殿中細仗兵部旂旛等於廷朝官退皆賜食自開元後朔望宗廟上牙盤食明皇意欲避正殿遂御紫宸殿喚仗入閤門遂有入閤之名在唐時殊不為盛禮唐末常御殿更無仗遇朔望特設之趨朝者仍給廊下食所以鄭谷輩多形於詩詠歎美而五代行之不絕　五代史

曰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羣臣曰常參朔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見羣臣曰入閤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閤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閤門而入百官俟朝于衙者因隨以入見故謂之入閤然衙朝也其禮尊閤燕見也其事殺自乾符以後因亂禮闕天子不能日見羣臣而見朔望故正衙常日廢仗而朔望入閤有仗其後習見遂以入閤為重至出

御前殿猶謂之入閣五代之時羣臣五日一入見中興殿便殿也此入閣之遺而謂之起居朔望一出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謂之入閣　五代會要曰入閣儀司天進時刻牌閤門進班齊牌皇帝自內著袍衫穿靴乘輦至常朝殿門駐輦受樞密使以下起居訖引駕至正朝殿皇帝坐定卷簾殿上添香喝控鶴官拜次雞叫次閤門勘契次閤門承旨喚仗次閤門使引金吾將軍南班拜訖分引至位對揖次細仗相次入

朝次執文武班簿至位對揖次宰臣南班拜訖分引
至位對揖次金吾將軍奏平安次文武百官入通事
舍人揖殿𩋙靴入沙墀兩拜立定次引宰臣及百官
金吾將軍合班立定閤門使唱拜搢笏舞蹈三拜奏
聖躬萬福又引宰相班首一人至近前又兩拜舞蹈
三拜引至位對揖通事舍人引宰臣於東西踏道下
立次文武百官出次兩省官南班揖殿出次翰林學
士南班揖殿出次執文武班簿南班揖殿出次金吾

將軍南班揖殿出次細仗出次引宰臣香案前奏事

訖宣徽使喝好去南班揖殿出次閤門使引待制官

到位兩拜引近前奏事訖即歸位磬折宣徽使宣所

奏知又兩拜舞蹈三拜舍人喝好去南班揖殿出次

刑法奏事准上次監察御史南班揖殿出次閤門承

旨放仗次閤門使奏衙内無事次喝控鶴官門外祗

候次下簾皇帝上輦歸内

乙巳幸留守趙延壽别墅

洛中紀異曰契丹主破團栢谷得趙延壽北歸情甚狎密復用之秉政晉主患之潛使上表述趙父子事清泰於上黨擁重兵窺玩神器清泰亡國不忠不孝天下所知請勿用北主以示趙趙覽訖曰晉主不欲令皇帝用臣者欲負皇帝之厚恩也北主曰何也對曰臣在中原日掌樞機此輩方收外鎮常為臣之所制中原土地河山人民甲馬子女玉帛津梁要害内外帑藏舟車轉輸臣並知之恐皇帝用臣即為晉主

之患也北主甚悅乃曰卿在中原日所爲之事我不能知自卿事我以來即未有過乃火其書曰我誓不疑汝趙再拜復命兼鎮幽州後晉之滅皆趙贊而成之　五代史曰天福五年夏四月契丹與化王來

秋八月壬寅遣使南唐

陸游南唐書曰昇元四年九月戊辰契丹使美棱晷庫來聘獻狐白裘

九月庚午侍中崔窮古言晉主聞陛下數游獵意欲請

節之上曰朕之畋獵非徒從樂所以練習武事也乃詔

諭之

孫世芳宣府鎮志曰會同三年契丹主次奉聖州大閱諸州軍時山後五州兵半隸營衛因閱騎兵於州南步兵於州北賞勞有差自是諸兵從獵不休侍中崔窮古言晉主聞陛下數游獵意欲請節上曰朕之畋獵非徒從樂所以練習武事也乃詔諭之

冬十一月

册府元龜曰天福五年十一月契丹使錫里來聘致

馬百匹及玉鞍狐裘等

四年春二月己未晋遣楊彦詢來貢且言鎮州安重榮

跋扈狀遂留不遣是月晋鎮州安重榮執遼使伊喇

五代會要曰天福六年成德軍節度使安重榮執契

丹使伊喇等以輕騎掠幽州之南界高祖累遣中使

齎詔開諭以契丹有助兵之功不欲負其宿約而重

榮奸險肆志竟誅伊喇等馳檄天下言契丹之罪惡

資治通鑑曰成德軍節度使安重榮恥臣契丹見契丹使者必箕踞慢罵使過其境或潛遣人殺之契丹以讓帝帝為之遜謝六月戊午重榮執契丹使伊喇遣騎掠幽州南境軍於博野上表計數千言大抵斥帝父事契丹竭中國以媚無厭之欲又以此意為書遺朝貴及移藩鎮云已勒兵必與契丹決戰帝以重榮方握强兵不能制甚患之

夏四月　秋八月　九月

五代史曰天福六年夏四月己未契丹使碩格來秋八月甲寅光祿卿張澄使於契丹　册府元龜曰天福六年九月遣供奉官李延業以時果送于契丹

資治通鑑曰九月乙亥帝以安重榮殺契丹使者恐其犯邊遣安國節度使楊彥詢使於契丹彥詢至其帳契丹責以使者死狀彥詢曰譬如人家有惡子父母所不能制將如之何契丹怒乃釋　鶚案楊彥詢使契丹史在二月鑑在九月未知孰是

十二月戊子晉遣使來告山南節度使安重進反詔以便宜討之

戊申晉以敗安重榮來告遂遣楊彦詢歸

五年春正月戊辰晉函安重榮首來獻

資治通鑑曰天福六年十二月丁亥安重榮聞安重進舉兵反謀遂決大集境内軍民衆至數萬南向鄴都帝聞重榮反壬辰遣護聖等馬步三十九指揮擊之以天平節度使杜重威為招討使安國節度使馬

全節副之前永清節度使王清為馬步都虞候戊戌杜重威與安重榮遇於宗城西南重榮為偃月陣官軍擊之不動重威懼欲退指揮使王重胤曰兵家忌退鎮之精兵盡在中軍諸公分銳士擊其左右翼重胤為公以契丹直衝其中軍彼必狼狽重威從之鎮人陳稍卻官軍從而乘之鎮人大潰斬首萬五千級重榮收餘衆走保宗城官軍進攻夜分拔之重榮以十餘騎走還鎮州嬰城自守會天寒鎮人戰及凍死

者二萬餘人契丹聞重榮反乃聽楊彦詢還天福七年春正月丁巳鎮州牙將自西郭水碾門導官軍入城殺守陴民二萬人執安重榮斬之杜重威殺導者自以為功庚申重榮首至鄴都帝命漆之函送契丹

五代史曰安從進反襄陽重榮聞之乃亦舉兵是歲鎮州大旱蝗重榮聚飢民數萬驅以向鄴聲言入覲行至宗城破家堤高祖遣杜重威逆之兵已交其將趙彦之與重榮有隙臨陣卷旗以奔晉軍其鎧甲

鞍轡皆裝以銀晉軍不知其來降爭殺而分之重榮

聞彥之降晉大懼退入于輜重中其兵二萬皆潰去

陶岳五代史補曰安重榮出鎮常懷不軌之計久

矣但未發居無何廐中産朱鬉白馬有鵶生五色雛

以為鳳乃欣然謂天命在已遂舉兵反指揮使令取

宗嶺路以向闕時父老聞之往往竊議曰事不諧矣

且王姓安氏鞍得背而穩何不取路貝州若由宗嶺

是鞍及於鬉得無危乎未幾與王師先鋒遇一戰而敗

閏月

冊府元龜曰天福七年閏三月遣殿直官馬延理內班王延斌送桃于契丹

夏六月乙丑晋主敬瑭殂子重貴立戊辰晋遣使告哀

輟朝七日庚午遣使往晋弔祭

五代會要曰天福七年六月高祖崩少帝嗣立八月契丹遣隆鄂特來弔𦘕獻衣服鞍馬等至十月又遣使大卿以下二十六人來聘以高祖山陵有日致祭

故也　陸游南唐書曰昇元六年六月契丹使魯庫

美稜來聘獻馬五駟

秋七月庚寅晉遣金吾衛大將軍梁言判四方館事朱

崇節來謝書稱孫不稱臣遣客省使喬榮讓之景延廣

荅曰先帝則聖朝所立今主則我國自冊為鄰為孫則

可奉表稱臣則不可榮還具奏之上始有南伐之意

資治通鑑曰初河陽牙將喬榮從趙延壽入契丹契

丹以為回圖使凡外國與中國貿易者置回圖務猶今之回易場也往來販易

於晉置邸大梁及契丹與晉有隙景延廣說帝因榮於獄悉取邸中之貨凡契丹之人販易在晉境者皆殺之奪其貨大臣皆言契丹有大功不可負戊子釋榮慰賜而歸之榮辭延廣延廣大言曰歸語爾主先帝為北朝所立故稱臣奉表今上乃中國所立所以降志於北朝者正以不敢忘先帝盟約故耳為鄰稱孫足矣無稱臣之理北朝皇帝勿信趙延壽誑誘輕侮中國中國士馬爾所目覩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

橫磨劒足以相待他日為孫所敗取笑天下毋悔也

榮自以為失貨財恐歸獲罪且欲為異時據驗乃曰

公所言頗多懼有遺忘願記之紙墨延廣命吏書其

語以授之榮具以白契丹契丹主大怒入寇之志始

決　又曰帝之初即位也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於

契丹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李崧曰屈身以

為社稷何恥之有陛下如此他日必躬擐甲冑與契

丹戰於時悔無益矣延廣固爭馮道依違其間帝卒

從延廣議契丹大怒遣使來責讓且言何得不先承禀遽即帝位延廣復以不遜答之契丹盧龍節度使趙延壽欲自帝中國屢說契丹伐晉契丹主頗然之

秋七月 八月

五代史曰秋七月甲辰契丹使通事來八月癸酉契丹使其容省使張九思來

冬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鄭麟趾高麗史曰太祖二十五年冬十月契丹遣使

來歸槖駞五十匹王以契丹嘗與渤海連和忽生疑

貳不顧舊好一朝殄滅此為無道之甚不足遠結為

鄰絶其交聘流其使三十人于海島繫槖駞萬夫橋

下皆餓死　五代史曰冬十月己未契丹使錫里來

十一月契丹使大卿來己亥牛羊使董般使于契丹

十二月庚午契丹裕悅使凌古結來辛未人使伊呼

濟來

六年春正月　三月　夏四月　冬十月

陸游南唐書曰昇元七年春正月契丹使達爾罕等二十七人來聘獻馬三百年三萬五千　五代史曰天福八年春正月契丹裕悅使烏都溫來三月辛丑引進使太府卿孟承誨使於契丹夏四月庚午董殷使于契丹冬十月丙寅契丹使通事劉肖來

十一月辛卯上京留守耶律達年得晉諜知有二心

十二月丁未如南京議伐晉命趙延壽趙延昭安圖嘉哩等由滄恒易定分道而進大軍繼之

契丹國志曰會同六年十二月晉平盧軍節度使楊光遠遣騎告遼以晉境大饑乘此攻之一舉可取趙延壽亦勸之帝乃集兵五萬使延壽將之經營中國曰若得之當立汝為帝延壽信之為盡力　宣府鎮志曰會同六年契丹主將有事於征伐徵山後諸州兵因下令曰兵行有傷禾稼損租賦者以軍法論又敕有司於每村定有力人戶充村長於村人議有力人戶出剩田苗補貧下不逮頃畝自願者據狀徵收

七年春正月己卯趙延壽圍貝州其軍校邵珂開南門納遼兵太守吳巒投井死

契丹國志曰貝州軍校邵珂性兇悖節度使王令溫黜之珂怨望會令溫入朝執政以吳巒權知州事遼帝親攻貝州巒悉力拒之燒其攻具殆盡珂令遼兵自南門入巒投井死

己丑次元城授延壽魏博等州節度使封魏王率所部屯南樂丙申遣兵攻黎陽晉張彥澤來拒　二月甲辰

攻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晉平盧軍節度使楊光遠容

道遼師自馬家口濟河

五代史曰開運元年春正月辛巳殿直王班使於契

丹至于鄴都不得進而復丙申契丹寇黎陽辛丑劉

知遠及契丹戰於秀容敗之　資治通鑑曰開運元

年春正月庚辰帝遣使持書遺契丹契丹已屯鄴都

不得通而返壬午以侍衛馬步都指揮使景延廣為

御營使前靜難節度使李周為東京留守是日高行

周以前軍先發時用兵方略號令皆出延廣宰相以下皆無所預延廣乗勢使氣凌侮諸將雖天子亦不能制乙酉帝發東京丁亥滑州奏契丹至黎陽戊子帝至澶州契丹主屯元城趙延壽屯南樂以延壽為魏博節度使封魏王此契丹主所命也契丹寇太原劉知遠與白承福合兵二萬擊之甲午以知遠為幽州道行營招討使杜威為副使馬全節為都虞候丙申遣右武衛上將軍張彥澤等將兵拒契丹於黎陽戊戌帝

復遣譯者孟守忠致書於契丹求修舊好契丹主復書曰已成之勢不可改也辛丑太原奏破契丹偉王於秀容斬首三千級契丹自鵶鳴谷遁去天平節度副使知鄆州顔衎遣觀察判官竇儀奏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契丹又與楊光遠通使往還自馬家口濟河擒左武衛將軍蔡行遇儀謂延廣曰敵若濟河與光遠合則河南危矣延廣然之儀州人也

晉將景延廣命石贇守麻家口白再榮守馬家口未幾

周儒引遼兵滿達營于河東攻嵎州北津以應光遠晉遣李守貞皇甫遇梁漢璋薛懷讓將兵萬人緣河水陸並進遼軍圍晉别將於戚城晉主自救之遼師解去李守貞等至馬家口潏達遣步卒萬人築營壘騎兵萬人守于外餘兵屯河西渡未已晉兵薄之遼軍不利

資治通鑑曰開運元年二月甲辰朔令前保義節度使石贇守麻家口前威勝節度使何重建守楊劉鎮護聖都指揮使白再榮守馬家口西京留守安彥威

守河陽未幾周儒引契丹將滿達自馬家口濟河營於南岸攻鄆州北津以應楊光遠滿達契丹主之從弟也乙巳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李守貞神武通軍皇甫遇陳州防禦使梁漢璋懷州刺史薛懷讓將兵萬人緣河水陸並進守貞河陽漢璋應州懷讓大原人也　册府元龜曰晉少帝開運元年二月丙午先鋒指揮使石公霸遇敵數萬騎於戚城之北為敵所圍高行周符彥卿在城之東南方息於

林下忽聞敵至駭愕督軍而進終數千騎衆寡不敵行周遣人馳告景延廣請益師延廣遲留俟帝進止既而行周等為敵圍之數重三人大譟瞋目奮擊敵衆死傷甚多帝自御親兵援之前軍獲免戊申李守貞等兵至馬家渡敵步卒萬人方築壘濬隍以騎軍散列其外舟楫數十猶渡兵未已我師薄之敵師退走遂攻其城四面樹梯一鼓而上敵衆大敗乘馬赴河溺者數千西岸敵軍數萬鼓譟揚旗以脅我軍及

見東岸俘執斬刈大半隔汶水中即大哭而去是日獲其將莫城義節樓使崔裕先鋒梁思榮契丹大首領新及兵馬都監常尊王令威吐渾將黨大地羽林使闔令省軍校張興王佐張令覇等首領七十八人部典節級五百人送於行在 鶻棻莫城義節樓使六字疑槧本有誤 資治通鑑曰二月辛亥定難節度使李彝殷將兵四萬自麟州濟河侵契丹之境壬子以彝殷為契丹西南招討使 五代史曰開運元

年二月癸丑北面行營都虞候馬全節及契丹戰於北平敗之

三月癸酉朔趙延壽言晉諸軍沿河置柵皆畏却不敢戰若率大兵直抵澶淵據其橋梁晉必可取是日晉軍駐澶淵其前軍高行周在戚城乃命延壽延昭以數萬騎出行周右上以精兵出其左戰至暮上復以勁騎突其中軍晉軍不能戰會有諜者言晉軍東面數少沿河城柵不固乃急擊其東偏衆皆奔潰縱兵追及遂大敗

之

契丹國志曰三月遼帝偽棄元城去伏精騎於古頓丘城以俟晉軍與恒定之兵合而來擊大軍欲進追之會霖雨而止遼兵馬飢瘦趙延壽曰晉軍悉在河上畏我鋒鋭必不敢前不如即其城下四面攻之奪其浮梁則天下定矣遼帝從之親將兵十餘萬陣於澶州北城與晉高行周合戰自午至晡互有勝負遼帝以精兵當中軍而來晉帝亦出兵待之遼帝望見

晋軍盛謂左右曰楊光遠言軍半已餒死今何其多也以精騎左右掠陣晋軍不動萬弩齊發飛矢蔽地遼軍稍卻兩軍死者不可勝數昏後各引去 册府元龜曰時甲馬軍士千餘人在隄間治水塞使人亟占之旗旛之末出於堰埭敵以為偽遁伏兵起遂整軍而立良久復戰李守貞在戰之後立馬於大塚之端去陣三百餘步不敢寸進俄頃王師又退至塚下李守貞以數百騎短兵直進擊之敵稍退戰場之

地人馬死者無筭斷箭残鏃交横厚数寸旣而昏暝

敵擊鉦而去辛巳契丹主帳内小校竊德光所乘馬

南奔契丹傳木書收軍北去

壬午留趙延昭守貞州徙所俘户於内地夏四月癸丑

還次南京辛未如凉陘五月癸酉耶律巴爾岱奏破德

州擒刺史尹居璠及將士二十七人

資治通鑑曰契丹主自澶州北分為兩軍一出滄德

一出深冀而歸所過焚掠方廣千里民物殆盡留趙

延昭為貝州留後滿達陷德州擒刺史尹居藩五
代史曰三月己丑冀州刺史白從暉及契丹戰於衡
水敗之夏四月契丹陷德州沿河廵檢使梁進敗之
取德州已未馬全節及契丹戰於定豐敗之

六月

資治通鑑曰夏六月初高祖割北邊之地以賂契丹
由是府州刺史折從遠亦北屬契丹欲盡徙河西之
民以實遼東州人大恐從遠因保險拒之及帝與契

丹絶遣使諭從遠使攻契丹從遠引兵深入拔十餘寨戊午以從遠爲府州團練使從遠雲州人也府州領府各一縣後唐以麟州東北河濱之地置

九月

五代史曰九月丙子契丹寇遂城樂壽代州刺史白文珂及契丹戰於七里烽敗之　資治通鑑曰九月丙子契丹寇遂城樂壽深州刺史康彥進擊却之

十二月癸卯南伐甲子次古北口閏月己巳朔閱諸道

兵於温榆河己卯圍恒州下其九縣

資治通鑑曰十二月乙未契丹復大舉入冦盧龍節度使趙延壽引兵先進契丹前鋒至邢州順國節度使杜威遣使間道告急帝欲自將拒之會有疾命天平節度使張從恩鄴都留守馬全節護國節度使安審琦會諸道兵屯邢州武寧節度使趙在禮屯鄴都契丹主以大兵繼至建牙於元氏元氏縣屬恒州朝廷憚契丹之盛詔從恩等引兵稍却於是諸軍洶懼無復部伍

委棄器甲所過焚掠不復能整　玉堂閒話曰晉少主之代有婦人儀狀端嚴衣服鉛粉不下美人而無腿足綵帶以下如截而齊餘皆具備其父載之於獨車自鄴南游浚都乞丐於市日聚千人至於深坊曲巷華屋朱門無所不至時人嗟異皆擲而施之後京城獲北方間諜官司案之乃此婦為奸人之領袖所聽察甚多遂戮之

八年春正月庚子分兵攻邢洺磁三州殺掠殆盡

册府元龜曰契丹主耶律德光晉少帝天福九年入
寇陷貝博及畧諸縣邑所至皆撫寧之給以符牒賞
以章服及戚城小戰不勝博州太守青州阻絶遂大
怒所俘百姓屠戮者不可勝紀擒獲軍士皆炮烙之
五代史曰開運二年德光復傾國入寇南掠邢洺
磁至於安陽河千里之内焚剽殆盡契丹見大桑木
罵曰吾知紫披襖出自汝身吾豈容汝活耶束薪於
木而焚之

入鄴都境張從恩馬全節安審琦兵悉陳於相州安陽水之南皇甫遇與濮州刺史慕容彥超將兵千騎來覘遼軍至鄴都遇遼軍數萬且戰且卻至榆林店遼軍繼至遇與彥超力戰百餘合遇馬斃步戰審琦引騎兵踰水以救遼軍乃還

冊府元龜曰皇甫遇為滑州刺史開運三年契丹主率衆屯邯鄲遇與安審琦慕容彥超等禦之遇初渡漳河敵前鋒大至遇引退轉鬬二十里至鄴南榆林

店遇謂審琦曰彼衆我寡走無生路不如血戰遂自辰至未戰百餘合所傷甚衆遇所乘馬中鏑而死遇有紀綱杜知敏以馬授遇遇得馬復戰久之稍解顧杜知敏已為敵獲遇謂彥超曰知敏蒼黄之中以馬授我義也安可使陷於敵中遂與彥超躍馬取知敏而還敵騎壯之俄而軍士復合遇不能解時審琦已至安陽河謂首將張從恩曰皇甫遇等未至必為敵騎所圍若不救則成擒矣從恩曰敵勢甚熾無以支吾

將軍獨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命也設若不濟則與之俱死假若失此二將將何面目以見天子遂率鐵騎北渡赴之敵見塵起謂救軍幷至乃引去遇彥超中數創得還時諸軍嘆曰此三人者真猛將也

三月戊戌師拔祁州殺其刺史沈斌

冊府元龜曰晉沈斌少帝開運中為祁州刺史契丹入寇自鎮州廻以羸兵驅牛羊過其城下斌乃出州兵以擊之契丹以精騎剗其門邀之州遂陷

庚戌杜重威李守貞攻泰州戊子趙延壽率前鋒薄泰城己未重威守貞引兵南逾追至陽城大敗之復以步卒為方陣來拒與戰二十餘合壬戌復搏戰十餘里癸亥圍晉兵於白團衛村晉兵下鹿角為營是夕大風至曙命鐵鷂軍下馬拔其鹿角奮短兵入擊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晉軍大呼曰都招討何不用兵令士卒徒死諸將皆奮出戰張彦澤藥元福皇甫遇出兵大戰諸將繼至遼軍却數百步風益甚晝晦如夜符彦卿以萬

騎橫擊遼軍率步卒並進遼軍不利上乘奚車退十餘里晉兵追急獲一槖駞乘之乃歸晉兵退保定州

册府元龜曰杜重威為鎮州節度使契丹主連年入冦重威但閉壁自守部内城邑相繼破陷未嘗以一士一騎救之每敵騎數十驅漢人千萬過城下如入無人之境重威但登陴注目略無邀取之理開運元年秋加北面行營招討使二年大軍下泰州满城契丹主自古北口廻軍追躡王師重威狼狽而旋至陽

城為敵所困會大風猛烈軍情憤激符彦卿張彦澤諸將引軍四出敵衆大潰諸將欲追之重威曰逢賊得命更望襆子也遂收軍馳歸常山　資治通鑑曰開運二年三月乙巳杜重威等諸軍會于定州庚戌諸軍攻契丹泰州刺史晋廷讓舉州降甲寅取滿城獲契丹酋長穆蘭及其兵二千八乙卯取遂城趙延壽部曲有降者言契丹主還至虎北口聞晋取泰州復擁衆南向約八萬餘騎計來夕當至宜速為備杜重

威等懼丙辰退保泰州戊午契丹至泰州己未晉軍南行契丹踵之晉軍至陽城庚申契丹大至晉軍與戰逐北十餘里契丹踰白溝而去此南白溝也水經注所謂淇水北出為白溝者也壬戌晉軍結陣而南敵騎四合如山諸軍力戰拒之是日纔行十餘里人馬飢乏癸亥晉軍至白團衛村埋鹿角為行寨契丹圍之數重奇兵出寨後斷糧道是夕東北風大起破屋折樹營中掘井方及水輒崩士卒取其泥帛絞而飲之人馬俱渴至曙風

尤甚契丹主坐大奚車中令其衆曰晉軍止此耳當盡擒之然後南取大梁命鐵鷂四面下馬拔鹿角而入奮短兵以擊晉軍又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軍士皆奮怒大呼曰都招討使何不用兵令士卒徒死諸將請出戰杜重威曰俟風稍緩徐觀可否馬步都監李守貞曰彼衆我寡風沙之内莫測多少惟力鬬者勝此風乃助我也若俟風止吾屬無類矣即呼曰諸軍齊擊賊又謂重威曰令公善守禦守貞以中軍

決死矣馬軍左厢都排陣使張彥澤馬軍右厢副排陣使藥元福馬步左右厢都排陣使符彥卿及左厢都排陣使皇甫遇引精騎出西門擊之諸將繼至契丹卻數百步彥卿等謂守貞曰且曳隊往來乎直前奮擊以勝為度乎守貞曰事勢如此安可迴鞚亦長驅取勝耳彥卿等躍馬而去風勢益甚昏晦如夜彥卿等引萬餘騎橫擊契丹呼聲動天地契丹大敗而走勢如崩山李守貞亦令步兵盡拔鹿角出鬭步騎

俱進逐北二十餘里鐵鷂既下馬不能復上皆委棄馬鎧仗蔽地契丹散卒至陽城東南水上稍復布列杜重威曰敵已破膽不宜更令成列遣精兵擊之皆渡水去契丹主乘奚車走十餘里追兵急獲一槖駞乘之而走諸將請急追之重威揚言曰逢賊幸不死更索衣囊也李守貞曰兩日人馬渴甚今日得水飲之皆足重難以追寇不若全軍而還乃退保定州契丹主至幽州散軍稍集以軍失利杖其酋長數百唯

趙延壽得免　册府元龜曰開運二年三月辛亥易州安審約奏狼山守把孫方簡掩殺得敵頭轄哩相公一千餘人奚車一兩內有轄哩妻及奴婢等甲寅杜重威收穫滿城獲契丹首領穆蘭相公及守城兵士一千九百六十四人

秋八月

契丹國志曰八月朔日食

九年　夏五月庚戌晉易州戍將孫方簡請內附

資治通鑑曰定州西山二百里有狼山土人築堡於山上以避寇堡中有佛舍尼孫深意居之以妖術惑衆中山人孫方簡及弟行友自言深意之侄不飲酒食肉事深意甚謹深意卒嗣行其術稱深意坐化嚴飾事之如生會晉與契丹絶好北邊賦役煩重寇盜充斥方簡因帥鄉里豪傑者據寺為寨以自保契丹入寇方簡率衆邀擊之頗獲其甲兵牛馬軍資挈家往依之者日益衆久之至千餘家遂為羣盜懼為吏

所討乃歸欵朝廷朝廷亦資禦盜寇署東北招收指揮使既而邀求不已朝廷小不如意則舉寨降於契丹請為鄉導以入寇時河北大飢盜賊蠭起天雄節度使杜重威遣元隨軍將劉廷翰市馬于邊方簡執之獻于契丹延翰逃歸六月壬戌至大梁言方簡欲乘中國凶飢引契丹入寇宜為之備　册府元龜曰孫方簡為定州節度先是州北二百里有狼山山上有堡邊人賴之以避寇患中置佛舍有孫氏尼者主

其事以香火之教聚其流俗遠近歸之徒衆甚盛人亦異之己死其徒聲言其屍不壞嗣行其道舉俗不食葷茹其黨推之爲主

十一月戊子朔進圍鎮州丙申先遣候騎報晉兵至遣精騎斷河橋晉兵退保武强南院大王達年將軍高模翰分兵由瀛州間道以進杜重威遣其將節度使梁漢璋率衆來拒與戰大敗之殺梁漢璋

册府元龜曰梁漢璋爲永清軍節度使天福八年詔

領千騎戍冀州尋以杜重威北討詔以漢璋充北面
軍馬都排陣使戍游口閧與敵騎五千相遇於滏陽
之北界苦戰竟日以衆寡不侔為流矢所中沒於陣
杜重威張彥澤引軍據中渡橋趙延壽以步卒前擊高
彥温以騎兵乘之追奔逐北殭尸數萬斬其將王清宋
彥筠墮水死
資治通鑑曰開運三年冬十一月已酉契丹主大舉
入寇自易定趣恒州晋北面行營都指揮使杜重威

等至武強彰徳節度使張彦澤在恒州引兵會之重威等復趣恒州以彦澤為前鋒甲寅重威等至中渡橋契丹已據橋彦澤帥騎爭之契丹焚橋而退晉兵與契丹夾滹沱而軍始契丹見晉軍大至又爭橋不勝恐晉軍急渡滹沱與恒州合勢擊之議引兵還及聞晉軍築壘為持久之計遂不去杜重威雖以貴戚為上將性懦怯偏裨皆節度使但日相承迎置酒作樂罕議軍事磁州刺史兼北面轉運使李穀説重威及

李守貞曰今大軍去恒州咫尺烟火相望若多以三股木置水中積薪布土其上橋可立成密約城中舉火相應夜募將士斫敵營而入表裏合勢敵必遁逃諸將皆以為然獨杜重威不可遣穀南至懐孟督軍糧契丹潛遣其將蕭翰將百騎並西山出晉後軍斷晉糧道及歸路翰等獲晉民黥其面曰奉敕不殺縱之南走運夫在道遇之皆棄車驚潰十二月壬戌奉國都指揮使王清言於重威曰今大軍去恒州五里

守此何為營孤食盡勢將自潰請以步卒五千為前鋒奪橋開道公率諸軍繼之得入恒州則無憂矣重威遣清與宋彥筠俱進清戰甚鋭契丹勢少却諸將請以大軍繼之重威不許彥筠為契丹所敗浮水抵岸得免清獨帥麾下陣於水北力戰互有殺傷屢請救於重威重威竟不遣一騎助之清謂其衆曰上將握兵坐視吾輩困急而不救此必有異志吾輩當以死報國耳衆感其言莫有退者至暮戰不息契丹以

新軍繼之清及士卒盡死由是諸軍皆奪氣清洺人也　冊府元龜曰王清為奉國都虞候貉州刺史少帝開運二年從杜重威北征解陽城之圍清苦戰為步校之最加檢校司空及從杜重威收瀛州闗契丹大至重威率諸軍沿滹水而下將保常山及至中渡橋敵已屯於北岸且扼歸路清知勢蹙請於重威曰軍出常山五里守株於此營孤食盡將如之何請以步軍二千為其前鋒奪橋開路公可率諸軍繼之期

入常山必矣重威可之遣宋彥筠俱行清一獲其橋
敵為之小卻重威猶豫不進容已貳於國矣彥筠尋
退走清列陣北岸嚴戒部曲日暮酣戰不息敵以全
軍繼至我無寸刃益之清與下俱沒焉　鷄粲中渡
橋五代史亦云宋彥筠退走通鑑以為浮水而免遼
史云墮水死誤也陶岳五代史補云乾祐中宋彥筠
為鄭州節度使足證彥筠之仕漢矣
重威等退保中渡寨義武軍節度使李殷以城降遂進

兵夾滹沱而營去中渡寨三里分兵圍之夜則列騎環守晝則出兵抄掠復命大内特哩袞耶律楚庫勒及趙延壽分兵圍守自將騎卒夜渡河出其後攻下欒城降騎數千分遣軍士據其要害下令軍中預備軍食三日不得舉烟火但獲晉人即黥面而縱之諸饋運見者皆棄而走於是晉軍内外隔絶食盡勢窮十二月丙寅杜重威李守貞張彥澤等帥所部二十萬衆來降上擁數萬騎臨大阜立馬以受之授重威守太傅鄴都留守守貞

天平節度使餘各領舊職

資治通鑑曰甲子契丹遥以兵環晉營軍中食且盡杜重威與李守貞宋彦筠謀降契丹潛遣腹心詣契丹牙帳邀求重賞契丹主紿之曰趙延壽威望素淺恐不能帝中國汝果降當以汝為之重威喜遂定降計丙寅重威遣閤門使高勲齎降表詣契丹是日悉命軍士出陳於外軍士皆踴躍以為且戰重威親諭之曰食盡途窮當與汝曹共求生計因命釋甲軍士

皆慟哭聲振原野重威守貞仍於衆中揚言主上失德信任奸邪猜忌於己聞者無不切齒契丹主遣趙延壽衣赭袍至晉營撫慰軍士曰彼皆汝物也杜重威以下皆迎謁於馬前亦以赭袍衣重威以示晉軍其實皆戲之耳以重威為太傅守貞為司徒重威引契丹主至恒州城下諭順國節度使王周以已降之狀周亦出降戊辰契丹主入恒州遣兵襲代州刺史王暉以城降先是契丹屢攻易州刺史郭璘固守拒

之契丹主每過城下指而嘆曰吾能呑併天下而為此人所扼及杜重威既降契丹主遣通事舍人耿崇美至易州誘諭其衆衆皆降璘不能制遂為崇美所殺璘邢州人也義武軍節度使李殷安國留後方太皆降於契丹契丹主以孫方簡為義武節度使滿達為安國留後以客省副使馬崇祚權知恒州事

命御史大夫嘉哩監軍傅珠爾張彦澤持詔入汴諭晉帝母李氏以安其意且招桑維翰景延廣先來留騎兵

千人守魏自率大軍而南壬申嘉哩等至汴晉帝重貴
喪服拜命與母李氏奉表請罪
資治通鑑曰契丹主引兵自邢相而南遣張彥澤將
二千騎先取大梁且撫安吏民以通事傅珠爾為都
監癸酉未明彥澤自封丘門斬關而入頓兵明德門
外城中大擾帝於宮中起火自攜劔驅後宮十餘人
將赴火為親軍將薛超所持俄而彥澤自寬仁門傳
契丹主與太后書撫慰之帝乃命滅火悉開宮城門

帝坐苑中與后妃相聚而泣召翰林學士范質草降表自稱孫男臣重貴禍至神惑運盡天亡今與太后及妻馮氏舉族于郊野面縛待罪次遣男鎮寧節度使延煦威信節度使延寶奉國寶一金印三出迎太后亦上表稱新婦李氏妾傅珠爾入宣契丹主命帝脫黄袍服素衫再拜受宣左右皆掩泣　五代史曰范質為帝草降表曰孫男臣重貴言頃者唐運告終中原失馭數窮否極天缺地傾先人有田一成有衆

一旅兵連禍結力屈勢孤翁皇帝拯患摧剛興利除
害躬擐甲冑深入飛場犯露蒙霜度鴈門之險馳風
擊電行中冀之誅黃鉞一麾天下大定勢凌宇宙義
感神明功成不居遂興晉祚則翁皇帝有大造於石
氏也旋屬天降鞠凶先君即世臣遵承遺旨纂紹前
基諒闇之初荒迷失次凡有軍國重事皆委將相大
臣至於擅繼宗祧既非禀命輕發文字輙敢拒尊自
啓釁端果貽赫怒禍至神惑運盡天亡十萬師徒望

風求手億兆黎庶延頸歸心臣負義抱羞貪生忍恥
自貽顛覆上累祖宗偷度朝昏苟存視息翁皇帝若
惠顧疇昔稍霽雷霆未賜靈誅不絶先祀則百口荷
更生之德一門銜無報之恩雖所願焉非敢望也臣
與太后妻馮氏於郊野面縛俟命皇太后降表云晉
室皇太后新婦李氏妾言張彦澤傳珠爾等至伏蒙
皇帝阿翁書安撫者伏念先皇帝頃在并汾適逢屯
難危同累卵急若倒懸智勇俱窮朝夕不保皇帝阿

翁發自冀北親抵河東跋履山川踰越險阻立平巨孽遂定中原救石氏之覆亡立晉朝之社稷不幸先帝厭代嗣子承祧不能繼好息民而反虧恩棄義兵戈屢動駟馬難追戚實自貽咎將誰執今穹昊震怒中外攜離上將牽羊六師解甲妾舉宗負釁視景偷生惶惑之中撫問斯至明宣恩旨曲示含容慰諭丁寧神爽飛越豈謂垂絶之命忽蒙更生之恩省罪撫躬九死未報今遣孫男延煦延寶奉表請罪陳謝以聞

初重貴絶和好維翰數諫止之不從至是彦澤殺維翰紿言自經死詔收瘞之復其田園第宅仍厚恤其家

五代史曰自契丹與晉盟始成於維翰而終敗於延廣耶律德光犯京師遣張彦澤遺太后書問此兩人在否可使先來而帝以維翰嘗議毋絶盟而已違之也不欲使維翰見德光因諷彦澤圖之而彦澤亦利其貲產維翰貌狀既異素以威嚴自持晉之老將大臣見之無不屈服彦澤入京師左右勸維翰避禍維

翰曰吾為大臣國家至此安所逃死耶安坐府中不動彥澤以兵入府問維翰何在維翰厲聲曰吾晉大臣自當死國安得無禮耶彥澤股栗不敢仰視退而謂人曰吾不知桑維翰何如人今日見之猶使人恐懼如此其可再見乎乃以帝命召維翰維翰行遇李崧立馬而語軍吏前白維翰請赴侍衛司獄維翰知不免顧崧曰相公當國使維翰獨死崧慙不能對是夜彥澤使人縊殺之以帛加頸告契丹曰維翰自縊

德光曰我本無心殺維翰維翰何必自裁德光至京師使人驗其屍信為縊死乃以屍賜其家而貲財悉為彥澤所掠　玉堂閒話曰魏公維翰尹開封一日當中夜於正寢獨坐忽大驚悸如有所見向空厲聲云汝焉敢此來如是者數四旬日憤懣不已雖齊體亦不敢有所發問未幾夢已整衣冠嚴車騎將有所詣就乘之次忽所乘馬亡去追尋莫知所在既寤甚惡之不數日及難　五代史補曰當維翰之縊也猶

嗔目直視噓其氣再三每一噓皆有火出其光赫然三噓之外火盡滅就視安然矣　通鑑考異曰薛史帝思維翰在相時累進謀畫謀與契丹和契丹主到則顯彰已過欲殺維翰以滅口因令張彥澤殺之按是時彥澤豈肯復從少帝之命今不取　資治通鑑曰帝使召張彥澤欲與計事彥澤曰臣無面目見陛下帝復召之彥澤笑不應宣徽使孟承誨素以佞巧有寵於帝至是帝召承誨欲與之謀承誨伏匿不至

張彥澤捕而殺之彥澤縱兵大掠貧民乘之亦爭入富室殺人取其貨二日方止都城為之一空彥澤所居山積自謂有功於契丹晝夜以酒樂自娛出入騎從常數百人其旗幟皆題赤心為主見者笑之軍士擒罪人至前彥澤不問所犯但瞋目豎三指即驅出斷其腰領彥澤素與閤門使高勲不恊乘醉至其家殺其叔父及弟尸諸門首士民不寒而慄

甲戌彥澤遷重貴及其母㸐妻於開封府署以控鶴指

揮使李筠督兵

五代史曰明日遷帝於開封府帝與太后皇后肩輿宫嬪宦者十餘人皆走從彦澤遣控鶴指揮使李筠以兵監守内外不通帝與太后所上德光表章皆先示彦澤乃敢遣帝使取内庫帛數段主者曰此非帝所有也不與又使求酒於李崧崧曰臣家有酒非敢惜慮陛下憂燥飲之有不測之虞所以不敢進帝姑烏氏公主私賂守門者得入與帝訣歸第自經死

資治通鑑曰楚國夫人丁氏延煦之母也有美色彥澤使人取之太后遲廻未與彥澤詬詈立載之去高行周符彥卿皆詣契丹降二人自澶州來降契丹主以陽城之戰為彥卿所敗詰之彥卿曰臣當日惟知為晉主竭力今日死生惟命契丹主笑而釋之己夘延煦延寶自牙帳還契丹主賜帝手詔且遣嘉哩謂帝曰孫勿憂必使汝有啜飯之所帝心稍安上表謝恩契丹以所獻傳國寶追琢非工又不與前史相應疑其非

真以詔書詰帝使獻真者帝奏頊潞王從珂自焚舊傳國寳不知所在必與之俱燼此寳先帝所爲羣臣備知臣今日焉敢匿寳乃止帝聞契丹主將渡河欲與太后於前途逆迎張彦澤先奏之契丹主不許五代史曰德光渡河帝欲郊迎彦澤不聽遣白德光德光報曰天無二日豈有兩天子相見於道路耶乃止

壬午次赤岡重貴舉族出封丘門稾索牽羊以待上不忍

臨視改館封禪寺晉百官縞衣紗帽俯伏待罪上曰其主負恩其臣何罪命領職如故

鶡槃通鑑曰有司欲使帝銜璧牽羊大臣輿櫬迎於郊外先具儀注白契丹主契丹主不許參之遼史仍用牽羊之禮但未銜璧輿櫬耳至諸書所記歲月不同當由傳聞之誤

即授安叔千金吾衛上將軍叔千出班獨立上曰汝邢州之請朕所不忘乃加鎮國軍節度使蓋在邢嘗密請

內附也

五代史曰安叔千狀貌堂堂而不通文字所為鄙陋時人謂之安沒字晉出帝時為左金吾上將軍契丹犯京師晉百官迎見耶律德光于赤岡叔千出班北語德光勞曰是安沒字否汝在邢州已通誠欵吾今至此當與汝一𡁠飯處叔千再拜乃以為鎮國軍節度使

將軍康祥執景延廣來獻詔以牙籌數其罪八縶送都

道自敘

五代史曰契丹至中渡延廣屯河陽聞杜重威降乃還德光犯京師行至相州遣騎兵數千雜晉軍渡河趨洛以取延廣延廣戒曰延廣南奔吳西奔蜀必追而取之而延廣顧慮其家未能引決敵騎奄至乃與從事閻丕馳騎見德光於封丘并丕見鎖延廣曰丕臣從事以職相隨何罪而見鎖丕乃得釋德光責延廣曰南北失懽皆因爾也召喬瑩瑩通鑑作榮質其前言延廣初

不服瑩從衣領中出所藏書延廣乃服因以十事責延廣每服一事授一牙籌授至八籌延廣以面伏地不能仰視遂叱而鎖之將送之北行至陳橋止民家夜分延廣伺守者怠引手扼吭而死

大同元年春正月丁亥朔備法駕入汴御崇元殿受百官賀

契丹國志曰帝初入宮諸門皆用兵守衛磔犬於門以竿懸羊皮於庭為厭勝法謂晉羣臣曰自今不修

甲兵不市戰馬輕賦省役天下太平矣帝改服中國衣冠百官皆如舊制　吳任臣十國春秋曰開運四年春正月丁巳朔契丹主下制稱大遼會同十年大赦遣使冊楚王馬希範為尚父　五代史補曰馬希範武穆之嫡子嗣位未幾大興土木有金華九龍等殿用丹砂塗其壁令既下東境山崩湧出丹砂委積於丘陵於是收而用之契丹南侵聞其事以為希範非常人遽使冊為尚父　鶚案遼史稱二月丁巳朔

建國大遼大赦改元大同十國春秋所記誤

戊子殺秦繼旻李彥紳及鄭州防禦使楊承勲以其弟承信為平盧軍節度使襲父爵初楊光遠在青州求内附其子承勲不聽殺其判官丘濤及弟承祚等自歸于晉故誅之

資治通鑑曰契丹主入汴殺左金吾大將軍李彥紳宦者秦繼旻以其為唐潞王殺東丹王故也以其家財賜東丹王之子烏雲執鄭州防禦使楊承勲至大

梁貴以殺父叛 契丹命左右臠食之 冊府元龜曰

東丹長子烏雲晉開運末從契丹主德光入汴契丹

主遂殺秦繼旻李彥紳于東市復東丹之讐也命烏

雲弟留珪為滑州節度使以處東丹之舊地

己丑以張彥澤擅徙重貴開封府殺桑維翰縱兵大掠

不道斬於市晉人臠食之

資治通鑑曰高勲訴張彥澤殺其家人於契丹主契

丹主亦怒彥澤剽掠京城并傅珠爾鎖之以彥澤之

罪宣王百官問應死否皆言應死百姓亦投牒爭疏彥澤罪己丑斬彥澤珠爾于北市仍命高勲監刑彥澤前所殺士大夫子孫皆絰杖號哭隨而詬詈以杖朴之勲命斷腕出鎖剖其心以祭死者市人爭破其腦取髓臠其肉而食之

癸卯遣趙瑩馮玉李彥韜將三百騎送負義侯及其母李氏太妃安氏妻馮氏弟重睿子延煦延寶等于黄龍府安置

資治通鑑曰天福十二年漢復以天福紀年春正月辛卯契丹以晉主為負義侯置於黄龍府契丹主使謂李太后曰聞重貴不用母命以至於此可求自便勿與俱行太后曰重貴事妾甚謹所失者違先君之志絶兩國之歡耳今幸蒙大恩全生保家母不隨子欲何以歸癸巳遷晉主及其家人於封禪寺遣大同節度使兼侍中崔廷勲以兵守之契丹主數遣使存問晉主每聞使至舉家憂恐時雨雪兼旬外無供億上下凍餒

太后使謂寺僧曰吾嘗於此飯僧數萬今日獨無一人相念耶僧辭以契丹意難測不敢獻食晉主陰祈使者乃稍得食癸卯晉主與太后安太妃馮后及弟重睿子延煦延寶俱北遷後宮左右從者百餘人契丹遣三百騎援送之又遣晉中書令趙瑩樞密使馮玉都指揮使李彦韜與之俱晉主在途供饋不繼或時與太后俱絶食舊臣無敢進謁者獨磁州刺史李穀迎謁于路相對泣下穀曰臣無狀負陛下因傾

貲以獻晉主至中渡橋見杜重威寨歎曰天乎我家何負為此賊所破慟哭而去　周煇北轅録曰至東都未至城二三里車夫指一土岡云是名愁臺乃晉少帝北狩之路　江萬里宣政雜録曰徽宗北狩經薊縣梁漁務有還鄉橋石少主命名至今呼之　資治通鑑曰晉主既出塞契丹無復供給從官宮女皆自采木實草葉而食之至錦州契丹令晉主及后妃拜契丹主安巴堅墓晉主不勝屈辱泣曰薛超誤我

馮后隂令左右求毒藥欲與晉主俱自殺不果　五代史曰晉帝北行衛以騎兵三百所經州縣皆故晉將吏有所供饋不得通路旁父老爭持羊酒以獻衛兵擁隔不使見帝皆涕泣而去自幽州行十餘日過平州出榆關行砂磧中饑不得食遣從官宮女採木實野蔬而食又行七八日至錦州遼人迫帝與太后拜安巴堅畫像帝不勝其辱泣而呼曰薛超誤我不令我死又行五六日過海北州至東丹王墓遣延煦

拜之又行十餘日渡遼水至渤海國鐵州又行七八日過南海府遂至黃龍府　冊府元龜曰晉馮玉為右僕射平章事開運末張彥澤引契丹陷京城軍士爭湊其第家財巨萬一夕罄空翼日至假蓋而出猶繞指以諂彥澤且請引送玉璽於契丹主將利其復用少帝蒙塵終無一言勸之以死欲共偷生視息深為士大夫所恥　王明清揮麈前録曰韓似夫與先子言頃使金國見金主所繫犀帶倒透中正透如圓

鏡狀光彩絢目似夫注視久之金主曰此石晉少帝歸獻耶律氏者唐世所寶日月帶也又命磁盆一枚示似夫云此亦石晉少帝所獻中有畫雙鯉存焉水滿則跳躍如生覆之則無他矣二物誠絕代之珍也周密齊東野語曰靖康之禍大率與開運之事同一時記載雜書極多而最無忌憚者莫若所謂南燼紀聞其說謂出帝之事歐公本之王淑私史淑本小吏其家為少帝所殺遁入契丹洎出帝黄龍之遭淑

時為契丹諸司吏於是文移郡縣故致其饑寒以逞宿怨且述其幽辱之事書名幽懿録比之周幽衛懿然考之五代新舊史初無是說安知非杙子虛以欺世哉　資治通鑑曰癸丑契丹主以前燕京留守劉晞為西京留守永康王烏雲之弟留珪為義成節度使烏雲婣壻潘實納為横海節度使族人隆鄂特為鎮寧節度使趙延壽之子匡贊為護國節度使漢將張彦超為雄武節度使史佺為彰義節度使客省副使

劉晏僧為忠武節度使前護國節度使侯益為鳳翔節度使權知鳳翔府事焦繼勲為保大節度使既而何重建附蜀（秦州附蜀張彥超無所詣）史匡威不受代（史匡威據涇州以拒史佺）契丹勢稍沮晉王之絕契丹也匡國節度使劉繼勲為宣徽北院使頗預其謀契丹主入汴繼勲入朝契丹主責之時馮道在殿上繼勲急指道曰馮道為首相與景延廣實為此謀臣位卑何敢發言契丹主曰此叟非多事者勿妄引之命鎖繼勲將送黃龍府

晉昌節度使趙在禮入朝至洛陽謂人曰契丹王嘗言莊宗之亂由我所致此行良可憂契丹遣契丹將高舍音奚王伊喇渤海將高謨翰戍洛陽在禮入謁拜於庭下拽剌等皆踞坐受之乙卯在禮至鄭州聞繼勲被鎖大驚夜自經於馬櫪間契丹主聞在禮死乃釋繼勲繼勲憂憤而卒劉晞在契丹嘗為樞密使同平章事至洛陽詬奚王曰趙在禮漢家大臣汝北方一酋長耳安得慢之如此立於庭下以挫之由是

洛人稍安趙延壽請給上國兵廩食契丹主曰吾國無此法乃縱强騎四出以牧馬為名分番剽掠謂之打草穀丁壯斃于鋒刃老弱委于溝壑自東西兩畿及鄭滑曹濮數百里間財畜殆盡契丹主謂判三司劉昫曰契丹兵三十萬旣平晉國應有優賜速宜營辦時府庫空竭昫不知所出請括借都城士民錢帛自將相以下皆不免又分遣使者數十人詣諸州括借皆廹以嚴誅人不聊生其實無所頒給皆蓄之

內庫欲輦歸其國於是內外怨憤始患若契丹皆思逐之矣

三月丁巳朔建國號大遼大赦改元大同

資治通鑑曰契丹主召晉百官悉集於庭問曰吾國大方數萬里有君長二十七人今中國之俗異於吾國吾欲擇一人君之如何皆曰天無二日中外之心皆願推戴皇帝如是者再契丹主乃曰汝曹既欲君我今該所行何事為先對曰王者初有天下應大赦

二月丁巳朔契丹主服通天冠絳紗袍登正殿設樂懸儀衛於庭百官朝賀下制稱大遼會同十年大赦仍云自今節度使刺史毋得置牙兵市戰馬

辛未河東節度使北平王劉知遠自立為帝國號漢

資治通鑑曰初晉主與河東節度使中書令北平王劉知遠相猜忌雖以為北面行營都統徒尊以虛名而諸軍進止不得預聞知遠因之廣募士卒陽城之戰諸軍散卒歸之者數千人又得吐谷渾財畜由是

河東富强冠諸鎮步騎至五萬人晉主與契丹結怨知遠知其必危而未嘗論諫契丹屢深入知遠初無邀遮入援之志及聞契丹入汴知遠分兵守四境以防侵軼遣客將安陽王峻奉三表詣契丹一賀入汴二以太原蕃民雜居戍兵所聚未敢離鎮三以應有貢物值契丹將劉九一軍自土門西入屯於南川城中憂懼俟召還此軍道路始通可以入貢契丹主賜詔褒美及進書親加兒字於知遠姓名之上仍賜以

木㨾知逺又遣北都留守太原白文珂入獻奇繒名馬契丹主知知逺觀望不至及文珂還使謂知逺曰汝不事南朝又不事北朝意欲何所俟耶丙寅將佐勸知逺稱尊號以號令四方觀諸侯去就知逺不許聞晉主不還聲言欲出兵井陘迎歸晉陽丁卯命武節都指揮使滎澤史宏肇集諸軍於毬場告以出軍之期軍皆曰今契丹陷京城執天子天下無主主天下者非我王而誰宜先正位號然後出師行軍司馬

潞城張彦澤等三上牋勸進知遠疑未決郭威與都押牙冠氏楊邠入説知遠曰今遠近之心不謀而同此天意也王不乘此際取之謙讓不居人心且移移則反受其咎矣知遠從之辛未劉知遠即皇帝位自言未忍改晉又惡開運之名仍更稱天福十二年壬申詔諸道為契丹括率錢帛者皆罷之其晉臣被脅為使者勿問遣詣行在自餘契丹所在誅之甲戌帝自將東迎晉主及太后至壽陽聞已過恒州乃留兵

戎承天軍而還　又曰建雄留後劉在明朝于契丹以節度副使駱從朗知州事漢帝遣使者張晏洪等如晉州諭以已即帝位從朗皆因之大將藥可儔殺從朗推晏洪權留後庚辰遣使以聞契丹主遣右諫議大夫趙熙使晉州括率錢帛徵督甚急從朗既死民相帥共殺熙契丹主賜趙暉詔即以為保義留後暉斬契丹使者焚其詔遣支使河間趙矩奉表詣晉陽契丹遣其將高謨翰攻暉不克　又曰鎮寧節度

使耶律隆鄂特性殘虐澶州人苦之賊帥王瓊帥其徒千餘人夜襲據南城北渡浮航縱兵大掠圍郎五於牙城契丹主聞之甚懼始遣天平節度使李守貞天雄節度使杜重威還鎮由是無久留河南之意遣兵救澶州瓊退屯近郊遣弟超奉表求救癸未帝厚賜超遣還瓊兵敗為契丹所殺　又曰契丹舒嚕太后遣使以其國中酒饌脯果賜契丹主賀平晉國契丹主與羣臣宴於永福殿每舉酒立而飲之曰太后所賜

不敢坐飲　又曰東方羣盜大起陷宋亳密三州契丹主謂左右曰我不知中國之人難制如此亟遣泰寧節度使安審琦武寧節度使符彥卿等歸鎮仍以契丹兵送之

三月丙戌朔以蕭翰為宣武軍節度使

資治通鑑曰三月丙戌朔契丹主服赭袍坐崇元殿百官行入閤禮壬辰契丹主復名晉百官諭之曰天時向熱吾難久留欲暫至上國省太后當留一親

人於此為節度使百官請迎太后契丹主曰太后族
大如古栢根不可移也契丹主欲盡以晉之百官自
隨或曰舉國北遷恐揺人心不如稍稍遷之乃詔有
職事者從行餘留大梁以汴州為宣武軍以蕭翰為
節度使　陶穀清異録曰耶律德光入京師春日聞
杜鵑聲問李崧曰此是何物崧曰杜鵑杜甫詩曰西
川有杜鵑東川有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洛
京亦有之德光曰許大一箇世界一箇飛禽任地揀

選要生處便生不生處亦無佛經中所謂觀自在也

龍衮江南野史曰耶律德光陷梁宋遣二使來告其价言語通于中國嗣主問其故曰臣本范陽人歷世冠冕仕郡為從事後唐清泰主失御晉太祖以太原敗投契丹通好結為父子事之為君臣晉主既因其兵入洛陽登極割幽州五城之地入蕃以奉朝貢故令臣事于契丹主守職為郎焉嗣主曰契丹為治何如對曰蕃不治漢漢不治蕃自古而然嗣主曰朝

見何如對曰詔則呼漢兒曰蕃家既無翰墨何以徵賦對曰蕃地不産穀故無徵賦然臣仕其朝迨今方數歲亦未嘗睹朝庭之事或傳徵兵率以箭為號每一部落傳箭一雙曰以限多少白皮為約曰何為皮約曰築隘巻以皮藉之兵騎過而践焉以糜壞為度徵多則以駱駞次以羊以兎為准曰卿主所以命孤者將奚為曰晉少主逆命背約既遣入蕃我主欲與君繼先君之好將冊君為中原之主矣嗣主曰孤守

江南社稷系嗣與梁宋阻修若契丹不忘先好惠賜行人孤受賜多矣其他不敢拜命之辱著使聞之遂行　陳霆唐餘紀傳曰保大五年春三月契丹滅晉使來告捷且請會盟于境上辭不赴遂請差官如長安修復唐帝諸陵契丹不許

壬寅晉諸司僚吏嬪御官寺方技百工圖籍歷象古經銅人明堂刻漏太常樂譜諸宫縣鹵簿法物及鎧仗悉送上京

資治通鑑曰壬寅契丹主發大梁晉文武諸司從者數千人諸軍吏卒又數千人宮女宦官數百人盡載府庫之實以行所留樂器儀仗而已夕宿赤岡契丹主見村落皆空命有司發榜數百通所在招撫百姓然竟不禁兵士剽畧　鶡案遼史太宗以四月丙辰朔始發自汴州通鑑係之三月壬寅首尾凡差十四日誤矣

磁州帥梁暉以相州降漢己酉命高唐英討之

資治通鑑曰契丹入汴縱其兵打草穀又多以其子弟及親信左右爲節度刺史妄作威福掊克貨財民不堪命所在相聚爲盜滏陽賊帥梁暉有衆數百送款晉陽求效用漢帝許之磁州刺史李穀密通表於帝令暉襲相州暉偵知高唐英未至相州積兵器無守備二月丁丑夜遣壯士踰城入啓關納其衆殺契丹數百守將突圍走暉據州自稱留後表言其狀

鶡梟梁暉降漢二月事也契丹命討三月事也　五

代史曰德光北歸自黎陽渡河行至湯陰登愁死岡謂其宣徽使高勲曰我在上國以打圍食肉為樂自入中國心常不快若得復吾本土死亦無恨相州梁暉殺契丹守將閉城拒守德光引兵攻破之城中男子無少長皆屠之婦女悉驅以北後漢以王繼弘鎮相州得髑髏數十萬枚為大塚葬之德光至臨洺見其井邑荒殘矣謂晉人曰致中國至此皆燕王為罪首又顧張礪曰爾亦有力焉

夏四月丙辰朔發自汴州以馮道李崧和凝李澣徐台符張礪等從行次赤岡夜有聲如雷起於御幄大星復隕於旗鼓前乙丑濟黎陽渡顧謂侍臣曰朕此行有三失縱兵掠芻粟一也括民私財二也不遽遣諸節度還鎮三也

資治通鑑曰契丹主以船數十艘載晉鎧仗將自汴沂河歸其國命寧國都虞候榆次武行德將士卒千餘人部送之至河陰行德與將士謀曰今為契丹所

制將遠去鄉里人生會有死安能為異域之鬼乎契丹勢不能久留中國不若共逐其黨堅守河陽以俟天命之所歸者而臣之豈非長策乎衆以為然行德即以鎧仗授之相與殺契丹監軍使會契丹河陽節度使崔廷勲以兵送耿崇美之潞州行德遂乘虛入據河陽衆推行德為河陽都部署行德遣行友奉蠟表間道詣晉陽契丹遣武定節度使方太詣洛陽廵檢至鄭州州有戍兵共廹太為鄭王梁嗣密王朱乙

逃禍爲僧梁太祖兄存之子友倫封密王乙蓋梁亡之後避禍而爲僧也嵩山賊帥張遇得之立以爲天子取嵩岳神衮冕以衣之帥衆萬餘襲鄭州太擊走之太以契丹尚强恐事不濟說諭戍兵欲與俱西衆不從太自西門逃奔洛陽戍兵既失太反譖太於契丹云脅我爲亂太遣子師明自訴於契丹契丹將滿達殺之太無以自明會羣盜攻洛陽契丹留守劉晞棄城奔許州太乃入府行留守事與廵檢潘環擊羣盜却之張遇殺朱乙請降伊闕

賊帥自稱天子誓衆於南郊壇將入洛陽太迎擊走之太欲自歸於晉陽武行德使人誘太曰我裨校也公舊帥此地今虛位相待太信之至河陽為行德所殺蕭翰遣高謨翰援送劉晞自許還洛陽晞疑潘環構其衆逐已使謨翰殺之戊辰武行友至晉陽庚午史弘肇奏遣先鋒將馬海擊契丹斬首千餘級時耿崇美崔廷勳至澤州聞弘肇兵已入潞州不敢進引兵而南弘肇遣海追擊破之崇美廷勳與奚王伊剌

退保懷州辛未以武行德為河陽節度使契丹主聞河陽亂嘆曰我有三失宜天下之叛我也諸道括錢一失也令上國人打草穀二失也不早遣節度還鎮三失也　五代史雜傳曰馮道朝耶律德光於京師德光責道事晉無狀道不能對又問曰何以來朝對曰無城無兵安敢不來德光誚之曰爾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癡頑老子德光喜以道為太傅德光北歸從至常山漢高祖立乃歸漢德光嘗問道曰天

下百姓如何救得道為俳語以對曰此世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以為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者賴道一言之善也　北夢瑣言曰和凝少年時好為曲子詞布於汴洛洎入相專託人收拾焚毀不暇契丹入夷門號曲子相公

戊辰次高邑不豫丁丑崩于欒城年四十六是歲九月壬子朔葬于鳳山陵曰懷陵廟號太宗

洛中紀異曰太宗在欒城病時上京西八十里有獵

人見太宗容貌如故乘白馬追奔一白狐因射殺之獵人驚國主南征未回何忽至此因獲其死狐并箭失國主所在不決旬而凶問至驗其日乃得疾之日驗其箭則國主南征所帶之箭失其一矣國人於其地置堂塑白狐形并箭在焉名曰白狐堂　資治通鑑曰乙亥契丹主至臨城得疾及欒城病甚苦熱聚水於胸腹手足且啖之丙子至殺狐林而卒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之北去晉人謂之帝羓　張舜民

使遼録曰契丹太宗北歸于鄴西愁死岡得疾至欒城殺狐林而崩愁死岡者本魏陳思王不為文帝所容于此悲哀叫號名愁思岡訛為愁死殺狐林者村民於林中射殺一狐因以名之　趙與時賓退録曰蘭亭石刻惟定武者得其真蓋唐太宗以真蹟刻之學士院朱梁徙置汴都石晉亡耶律德光輦而歸德光道卒輜重俱棄之中山慶歷中為土人李學究所得　桑世昌蘭亭考曰定武蘭亭石世傳善本宣和

中從仕中山詢訪故老以謂石晉之末契丹自中原

輦載寶貨圖書而北至真定德光卒漢祖起太原永

康自立而歸與其祖母交兵於國棄此石於中山慶

歷中士人李學究者得之不以視人韓忠獻之守定

武也李生始以墨本獻後守者堅索之生乃瘞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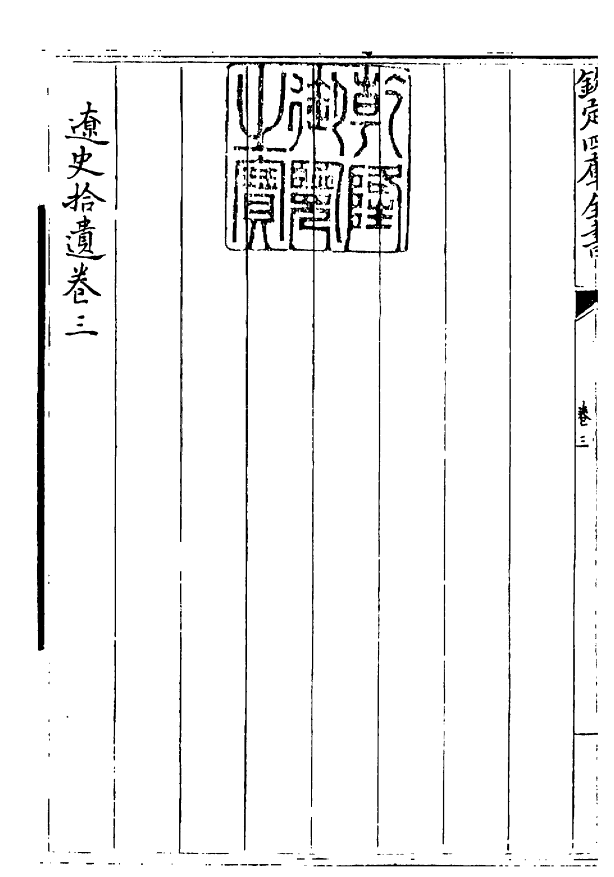
中又一紀李生謝世其子乃出石散摸售人每本須

錢一千由是好事者爭取之其後李氏子負緡無從

取償時宋景文守定武乃以公帑金代輸之因取石

匣藏于庫非貴游交舊不可得也熈寧間薛師正出牧其手紹彭又刻別本留之中山易古石刻携歸長安大觀中詔取其石置宣和殿中外間不便見矣俞松蘭亭續考曰右軍序字為遺蹤之冠太宗寤寐求之以王氏家傳在其孫智永之弟辯才處用房元齡計得之及攷紀聞所載乃云元帖為隋末時五羊一僧所藏誓於死守太宗以威驅勢脅而得之二說之不同如此自匣殉之後獲見硬黄響搨者且為欣

幸追明皇始刋之於學士院洎顯宗朝又刋於翰林待詔所考其二石一乃懷仁所臨前廋而後肥一乃王承規模刻豐殺得所轉折精神至石晉時耶律德光去遺是石於中山遂號之為定武本亦不知其藏北去遺是石於中山遂號之為定武本亦不知其學士院本耶或待詔所本也　詩話總龜曰幽薊數州自石晉敗後懐中華不已有使北者見燕京傳舍寫墨鴈甚精旁題詩曰星稀月明夜皆欲向南飛



遼史拾遺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遼史拾遺卷四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李標

遼史拾遺卷四

錢塘 厲鶚 撰

本紀第五

世宗

世宗孝和莊憲皇帝諱阮小字烏雲

册府元龜曰永康王烏雲即東丹王之長子也後改名聿善丹青精音樂 五代史曰德光死欒城烏雲

與趙延壽及諸大將等俱入鎮州延壽自稱權知軍國事遣人求鎮州管鑰於烏雲烏雲不與延壽左右曰契丹大人聚而謀者詾詾必有變宜避之今中國之兵猶有萬人可以擊敵不然事必不成延壽猶豫不決烏雲妻延壽以為妹五月朔旦烏雲召延壽及張礪李崧馮道等置酒酒數行烏雲謂延壽曰妹自上國來當一見之延壽欣然與烏雲俱入食頃烏雲出坐笑謂礪等曰燕王謀反鎖之矣諸君可無慮也又曰

先帝汴州與我算子一莖許我知南朝軍國事昨聞

寢疾無遺命燕王安得自擅耶礪等罷去烏雲召延

壽廷立而詰之延壽不能對乃遣人監之而籍其家

貲烏雲宣德光遺制曰永康王大聖皇帝之嫡孫人

皇王之長子可于中京即皇帝位中京契丹謂鎮州

也遣使者告哀於諸鎮烏雲為人儁偉亦工畫能飲

酒好禮士德光嘗賜以絹數千匹烏雲散之一夕而

盡

甲申次定州命天徳實格嘉哩等護梓宫先赴上京

資治通鑑曰契丹主烏雲以契丹主徳光有子在國已以元子襲位又無舒嚕太后之命擅自立内不自安初契丹主安巴堅卒於勃海舒嚕太后殺酋長及諸將凡數百人契丹主徳光復卒於境外酋長諸將懼死乃謀奉契丹主烏雲勒兵北歸契丹主以安國節度使淌達為中京留守以前武州刺史髙奉明為安國節度使晉文武官及士卒悉留於恒州獨以翰

林學士徐台符李澣及後宮宦者教坊人自隨已巳

發真定　契丹主喪至國舒嚕太后不哭曰待諸部

一如故則葬汝矣

太后聞帝即位遣太弟魯呼率兵拒之

資治通鑑曰天福十二年漢主仍稱天福六月壬申契丹

舒嚕太后聞契丹自立大怒發兵拒之契丹主以

偉王為前鋒相遇於石橋初晉侍衛馬軍都指揮

使李彥韜從晉主北遷隸舒嚕太后麾下太后以

為排陣使彥韜迎降於傑王太后兵由是大敗契丹主幽太后於安巴堅墓　胡嶠陷北記曰烏雲及舒嚕戰於石橋蓋沙阿之橋也南則姚家州北則宣化館至西樓　五代史曰是歲六月契丹國母徙晉帝於宻州州去黃龍府西北一千五百里行過遼陽二百餘里而國母為永康王所囚永康王遣帝太后還止遼陽稍供給　冊府元龜曰馮道仕晉為相北敵入關迴先留與李崧和凝文武百官

等在常山閏七月二十九日敵中有偽詔追崧令選朝士十八赴木葉山行事元帥嘉哩名道等至帳前以所欲諭之崧偶先至見其旨懼形於色嘉哩將與朝士齊遣之崧乃不候道與凝先出既而相遇帳門外因與分手俱歸俄而李筠等縱火與敵交鬬鈹槊相及是日道若齊至與嘉哩相見稍躊躇則悉為俘矣論者以道在布衣有至行立公朝有重德其陰報貽感多此類也　資治通鑑曰满達貪猾殘忍民間有

珍貨美婦女必奪取之又捕村民誣以為盜披面抉目斷腕焚炙而殺之欲以威衆常以其具自隨左右懸人肝膽手足飲食起居於其間語笑自若出入或被黄衣用乘輿服御物曰兹事漢人以為不可吾國無忌也又以宰相員不足乃牒馮道判弘文館李崧判史館和凝判集賢劉昫判中書其僭妄如此然契丹或犯法無所容貸故市肆不擾常恐漢人妄去謂門者曰漢有窺門者即斷其首以來滿達遣使督運

於洺州洺州防禦使薛懷讓聞帝入大梁殺其使者
舉州降帝遣郭從義將兵萬人會懷讓攻劉鐸於邢
州不克鐸請兵於滿達滿達遣其將楊安及前義武
節度使李殷將千騎攻懷讓於洺州懷讓嬰城自守
安等縱兵大掠於邢洺之境契丹所留兵不滿二千
滿達令所司給萬四十人食收其餘以自入滿達常
疑漢兵且以為無用稍稍廢省又損其食以飼北兵
衆心怨憤聞帝入大梁皆有南歸之志前潁州防禦

使何福進控鶴指揮使太原李榮潛結軍中壯士數十人謀攻契丹然畏契丹尚彊猶豫未發會楊袞楊安等軍出契丹留恒州者纔八百人福進遂決計約以擊佛寺鐘聲為號辛巳契丹主烏雲遣騎至恒州召前威勝節度使萬中書令馮道樞密使李崧左僕射和凝等會葬契丹主德光於木葉山道等未行食時鐘聲發漢兵奪契丹守門者兵擊契丹殺十餘人因突入府中李榮先據甲庫悉召漢兵及市人以鎧仗

授之焚牙門與契丹戰榮名諸將并力護聖左廂都指揮使恩州團練使白再榮狐疑匿於別室軍吏以佩刀决幕引其臂再榮不得已而行諸將繼至烟火四起鼓譟震地滿達等大驚載寶貨家屬走保北城八月壬午朔契丹自北門入勢復振漢民死者二千餘人前磁州刺史李穀恐事不濟請馮道李崧和凝至戰所慰勉士卒士卒見道等争自奮會日暮有村民數千譟於城下欲奪契丹寶貨婦女契丹懼而北

迺滿達劉晞崔廷勳皆奔定州與義武節度使耶律忠合忠即隆鄂特也　太平御覽引周史曰徐台符仕晉為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契丹之陷中原也台符從廬帳北至于薊門及戎人內潰乃竄身南歸初台符所乘馬好嘶鳴及自廬中回常露宿于草中馬騎連羣經其左右而台符馬若箝其口然及行至漢地即嘶鳴如故時人以為積善之所致也　鶚按太宗滅晉自汴歸北從行者六人惟李澣事遼最久張礪旋卒

馮道李崧和凝留恒州徐台符隨烏雲至燕逃歸茲
備其始末云又有趙瑩馮玉從北遷亦卒于契丹而
瑩歸骨于汴

天祿二年　夏四月

資治通鑑曰乾祐元年四月乙未契丹主如遼陽故
晉主與太后馮后皆謁見有辰努者契丹主之妻兄
也聞晉主有女未嫁詣晉主求之晉主辭以幼後數
日契丹主使人馳取其女而去以賜辰努　何遠春

渚紀聞云晉出帝既遷黄龍府北主新立召與相見帝因以金盌魚盆為獻金盌半猶是磁云是唐明皇令道士葉法静治化金藥成點磁盌試之者魚盆則一木素盆也方圓二尺中有木紋成二魚狀鱗鬛畢具長五寸許若貯水用則雙魚隱然湧起頃之遂成真魚覆水則宛然木紋之魚也至今句容人鑄銅為洗名雙魚者用其遺製也

二年 夏四月

周質析津日記曰京師仙露寺明一統志寰宇通志
俱不載順天新舊志亦無之近菜市西居民掘地得
石匣乃遼世宗天祿三年所瘞中藏舍利無有也匣
如石槨而短小傍刻僧志愿記具書布施金錢姓名
記後有千人邑三字具列大遼皇帝皇后東明王夫
人永寧大王燕主大王國舅相公宣徽令主李可與
洛京留守侍中劉珫齊國夫人張氏男三司使道紀
衙院馬九故太師侍中趙思温男延照司徒李徹藥

師努華喜寺行仙馬知讓邑頭尼定緻幼澄喜漊舍
利六百三十三粒欽送到舍利一百一十粒　朱㬊
尊吉金貞石志載釋志愿奘舍利佛牙石匣記畧曰
達摩禪師遠涉流沙登雪嶺得釋迦舍利佛牙授與
先師先師諱清璿閩川人自會同五載仲秋賫舍利
佛牙到此於八年季春月𡨋凋十一葉染疴而逝臨
遷化時將舍利佛牙付仙露寺講維摩經比丘尼定
緻建窣堵波尋具表奏聞大遼皇帝降宣頭一道錢

三百貫以充資助於天祿三年歲次己酉四月十三

日安塟施主名具鐫于後

四年　春二月　秋七月

五代史曰乾祐二年二月徙晉帝太后於建州自遼

陽東南行千二百里至建州節度使趙延暉避正寢

以館之去建州數十里外得地五十餘頃帝遣從行

者耕而食之明年三月太后寢疾無醫藥嘗仰天而

泣南望戟手駡杜重威李守貞等曰使死者無知則

已若其有知不赦爾於地下八月疾亟謂帝曰我死焚其骨送范陽佛寺無使我為邊地鬼也遂卒帝與皇后宫人宦者東西班皆被髮徒跣扶舁其柩至賜地焚其骨穿地而葬焉　資治通鑑曰漢乾祐三年春二月晉李太后詣契丹主請依漢人城寨之例給田自贍契丹主許之并晉主遷于建州建州南至燕京一千二百里未至安太妃卒于路遺令必焚我骨南向颺之庶幾魂魄歸達於漢既至建州得田五十頃晉主令從

者耕其中以給食頃之述律王遣騎取晉主寵姬趙氏聶氏而去述律王者契丹主德光之子也　秋七月晉李太后在建州卧病無醫藥惟與晉主仰天號泣戟手罵杜重威李守貞曰吾死不置汝戊午卒周顯德中有自契丹來者云晉主及馮后無恙其從者亡歸及物故過半矣

冬十月自將南伐攻下安平內丘束鹿等城

五代史曰烏雲卒萬騎攻邢州陷內丘契丹入寇常

以馬嘶為候其來也馬不甚嘶鳴而矛戟夜有光又月蝕敵衆皆懼以為凶雖破内卯而人馬傷死者大半

五年春正月漢郭威弒其主自立國號周遣朱憲來告即遣使致良馬

五代會要曰周廣順元年正月太祖令左千牛衛將軍朱憲往修和好烏雲亦遣使尼古察報命獻良馬四匹太祖復命尚書左丞田敏供奉官蔣光衙命往報聘四月田敏等回烏雲遣使碩羅

獻碧玉金鍍銀裹鞍轡并馬四十匹　册府元龜曰晉趙瑩為中書令敵陷京城虜主遷少帝於北塞瑩與馮玉李彦韜俱從契丹永康王代立乃授瑩太子太保周廣順初遣尚書左丞田敏報命于契丹遇瑩幽州瑩得見華人悲悵不已謂田敏曰老身漂零寄命于此近聞室家喪逝弱子無恙蒙中朝皇帝倍加存恤東京舊第本屬公家亦聞優恩特給善價老夫至死無以報效於是南望稽首涕泗横流

夏五月壬戌朔太子太傅趙瑩薨輟朝一日命歸葬于汴

五代史曰瑩從出帝北徙瑩事烏雲爲太子太保瑩子易則易從當其徙而北也與易從俱而易則留事漢官至刑部郎中後瑩病將卒告于契丹願以尸還中國契丹許之及卒遣易從護其喪南歸太祖憐之贈瑩太傅葬于華陰

漢劉崇自立於太原六月爲周所攻遣使稱姪乞援且

求封冊

十國春秋曰乾祐四年春正月戊寅北漢世祖劉崇即位于晉陽是時遼將潘實納稱君命遣書皇子承鈞帝令承鈞復書言本朝淪亡紹襲帝位願循晉室故事求援北朝許之二月丁巳遣使通事舍人李䛒使于遼乞兵為援三月甲戌至于遼遼主烏雲與帝約為父子之國使伊喇美稜來報聘　五代史曰劉旻遣宰相鄭珙致書烏雲稱姪皇帝以叔父事之烏

雲遣燕主舍音政事令高勲以册尊旻為大漢神武皇帝妻為皇后烏雲性豪雋漢使者至輒以酒肉困之珙素有疾烏雲强之飲一夕而以醉卒然烏雲聞旻自立頗幸中國多故乃遣其貴臣舍音髙勲以自愛黄騮九龍十二稻玉帶報聘　王保衡晉陽見聞録曰鄭珙既達北廷北主恩禮周厚北俗以酒池肉林為名雖不飲如韋曜輩者亦加灌注縱成疾無復信之珙慰岸善飲惟無量之逼宴罷載歸一夕腐脇

於穹廬之氊堵間輿尸而復命

秋七月 八月

十國春秋曰乾祐四年秋七月北漢翰林學士衛融等詣遼謝册禮且請兵 册府元龜曰周廣順元年八月契丹遣幽州教使曹繼筠護送宰相趙瑩喪柩至其家先是開運末敵陷京城瑩與馮玉李彥韜俱遷於北塞未幾卒至是方歸其柩

九年庚申朔自將南伐壬戌次歸化州察克反帝遇弑

契丹國志曰天禄五年九月北漢主自圍柏攻周帝欲引兵會之與酋長議於九十九泉諸部皆不欲南帝强之行至新州之火神淀燕王舍音及偉王之子大寧王烏蘇等率兵作亂弑帝

遼史拾遺卷四